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十六回 十三妹過嶺呈英豪 餘潤之說親倚權勢

卻說裕周當下回營，與女兒一五一十的說了，十三妹道：「那年賡堯如此無理，父榮何必與他出力？」裕周道：「都是吾自己不好，惹出此事。如今沒得說了，還是去的好。」便叫了營內土著回兵，一同商議，允於成功之後重重謝他。回兵道：「土爾扈特部四圍都是險峻的高山，飛鳥也難過去，唯離此西南一帶有一里路一座稍低的山，名叫歡喜嶺。這山上廣有樹木，俱是極大的松樹。若是平常的人，斷難過去，素知小姐善于飛騰，除非請小姐先自飛騰上去，多帶些長繩，縛於松樹之上，然後挑選矯捷兵丁，猿猴而上，到了山頂，想下山的事總容易些了。」裕周於是選了兩營步兵，叫女兒十三妹做先鋒，於黃昏時候悄悄前來。行到天明，果見此處的山是低些，且樹木繁多，易於佈置，心下大喜。來到山腳，見這山險峻異常，恍如壁立，十三妹道：「上去容易，但許多繩索如何拿得上？」躊躇了一回，說道「有了。」便先懷了一條細些的繩子，一躍而上，坐在一報極大的松樹上，將繩子一頭係在樹上，一頭放了下來。裕周忙叫兵士將粗繩縛上，等他牽了上去。約到了十來丈，看見半山有些平地方，將兵丁度上，歇息片時，再行向上躍去。看官須知，這樣過山，一日能行幾多路？這歡喜嶺就算極低，也有二三千丈，饒你十分本領，一日夜只好上得百數十丈。計裕周自山下上去，足足一個多月，方能上得山頂，你說辛苦不辛苦呢？大家來到山頂，查點人數，毫無損傷。不料往下一看，叫苦起來，原來此山，外面看見如此之高，裡面因地土高聳，這山反而低下，由山頂到地，大約不過數十丈。如此說來，應該歡喜，何以叫苦？因為金川的營盤，就在此山底下。在上望下，甚是清楚；他們在下望上，自然也是一樣了，所以弄得裕周等叫苦連天，蜷伏在山頂上，動也不敢動。伏了一夜，忽見金川兵向前移動，底下的營盤都不見了，單單剩了些牛羊豬狗驢馬等類，裕周大喜。原來此處下山，甚是平坦，便悄悄而下，將他的牛羊狗馬不計其數，都被裕周殺完。要想前進，見前面山谷口，金川兵敗回來，後頭似乎有官兵追趕的樣子。裕周看見，忙奮勇殺出，內外夾攻。看官須知，作書的只有一枝筆，不能寫兩面的事，你想裕週一個月內過此險地，難道此一個月中就沒有事麼？官兵因裕周行那險計，自然還可靜候。至金川那邊，豈有如此安靜？現在先講官兵那邊。

且說自從裕周去後，大將軍吩咐不許輕動，候裕周回來，再作道理，足足候了一月左右。一夜三更時候，大將軍剛要睡覺，忽見左右報導：「軍師有機密事求見。」大將軍傳令請進。張仁謀匆匆的向大將軍道：「求元帥快傳令退兵。」大將軍問：「是何故？」仁謀道：「說出來恐有疏虞，不如快些退兵為要。」大將軍聽見，即刻叫人傳諭，從速退兵，先退三十里，再行定奪，要快走，不許遲延。一聲號令，諸軍齊退。眾人不解何故，足退了三十里，傳令再退三十里，共退了六十里。方想紮營，忽見前面從前紮營之地方，烘的一聲，飛沙走石，周圍十餘里地，盡成陷坑。大將軍看見，以手加額道：「天賜賢人，免我大難。」即請仁謀問道：「軍師何以知此事？」仁謀道：「這事顯而易見，眾人不留心耳。你想此一月之內，我們有一支兵去千事，還可忍耐；若敵人那邊，豈有不定計破我們之理？昨夜三更以前，我聽見營中習鬥之聲，散漫異常。大凡金鼓之聲，必然結實，若在空地，或地中空虛，這金鼓之聲，方才散漫。我所以想到，敵人必然把地中挖空了，埋藏火藥、地雷等物，來害我們。此計甚危，別無別樣法術破他，只有倒退避去，方為上策。又不敢硬言，恐軍中驚慌，自相踐踏故也。」諸將歎服不置。那時已是五更天氣，張仁謀道：「元帥不必紮營了，想金川賊將，以為我們必然中計，定然帶兵出來截殺，我們此刻即速前進，出其不意，分兩頭攻去，包管可以得一勝仗。」大將軍依言，使帶兵分左右殺來。

在半途果遇金川兵，大殺一場。策妄以為官兵必然中計，不料毫無損傷，疑為天助，正驚惶間，後面裕周又殺來，竟不知他的兵在何處來的。內外夾攻，殺得賊兵死傷無算。十三妹又驍勇異常，當著便死，遇著便亡，所有碉樓均被裕周奪去。策妄知難扎住，只得棄了土爾扈特部逃往土魯番去了。

再說大將軍得了土爾扈特，論功行賞，本以裕周為第一，奈何他從前出言魯莽，所以只得一個尋常勞績的記功，裕周快然而退。各事部署已定，便又前進不表。

再說大將軍有一個公子，名喚年德燦，年紀剛剛二十歲，生得滿面麻子，文不識論、孟之書，武不懂刀槍之法，生平一味漁色，見有美貌的女子，便要設法算計到手。偏偏大將軍又最歡喜他，所以出征時，也帶他在營。一日，大兵經過一處地方，地名薩菩喇，那處山青水秀，似江浙間。那年德燦見此景色甚好，便帶了數十名家將，讓大兵先行，他就落在後面，想遊玩遊玩，一來獵些飛禽走獸，以充庖廚之用。正在得意之時，想見樹林裡一聲鑼響，走出百來個嘍囉，為頭一個大王手拿一枝筆過，甚是粗笨，約重百斤左右，大喝：「蠻子休走！留下馬匹行李來。」德燦大驚，那些家將上去同這個大王廝殺，無如那大王驍勇異常，不上片時，將那家將打得七零八落。年德燦正在手足無措，忽見一個女將，十分美麗，手持一對鴛鴦劍，騎著一匹胭脂馬，飛向那大王大喝道：「賊人，休得無禮！」說聲未了，劍光落處，那大王的頭已落在地，登時殺退賊兵，救了年德燦。年德燦歡喜不已，忙向女將稱謝道：「多蒙小姐垂救，感激之至，特未悉小姐尊姓大名，何處人氏。」那女將忙下馬裨裨道：「妾乃都司裕周之女，因大兵先行，妾喜看山水，所以落後，不料遇著公子。」年德燦久聞十三妹之名，不過未曾見過，今日見他如此美貌，武藝超群，登時把驚慌之意，丟在九霄雲外，反生一肚淫欲之心。當時笑吟吟的說道：「原來是裕小姐，失敬，失敬。」說話之間，那輕狂之態都流露出來。十三妹看見如此，知他不是正路人，忙跳上馬叫聲得罪，加著鞭已去了。年德燦如醉如癡，半日方說出話來道：「我營內有如此美人，我竟不知道，慚愧，慚愧。」一頭想，一頭回家將追到大營，與一個心腹幕友餘潤之商議，想設法弄這個女子。餘潤之道：「這又何難？公子現在尚未娶親，待小生這裡向令尊大人處說一聲，說公子喜歡這女子，你想以大將軍之勢，同一都司對親，有何不肯？」年德燦聽見大喜，再三拜托餘潤之。

等到晚上紮了營，便來到中軍，告稟大將軍道：「適有一件喜事，特來報與大將軍知道。」大將軍問何喜事，餘潤之道：「今郎於今日路過薩菩喇，忽遇一班強人。幾乎連性命都不能保。後來遇著都司裕周之姑娘，名喚十三妹，救了他，方得無事。今郎說那裕姑娘的武藝，十分了得，就是男子漢也不及他。今郎意思想要娶他做一個正宣。晚生想此等英雄女子，真是世間難得的，若與公子結為配偶，真是天生一對。」年大將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個女子，我卻也聽得人家說他利害，但我與都司對親，未免惹人笑話。」餘潤之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古人有言，嫁娶勿計家資，看來也無妨礙。況裕周這人也頗去得，現在麾下，大將軍若肯抬舉他，莫說提鎮，就是封侯晉爵也在意中的。」年大將軍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你便對裕周說罷。」餘潤之回來對德燦說了。德燦道：「我父親雖肯，不知那裕周那邊肯也不肯。」餘潤之道：「公子你真呆麼，諒這裕周不要說不肯，他還望也望不到哩。」德燦又道：「或者他幼時已經許配與人，如何再肯許給我？」餘潤之道：「公子，你真呆了，他現在令尊麾下，富貴功名都在令尊手上，就女兒已經許配與人，一見大將軍去求親，他自會向前途退親，以迎合上意，豈容公子擔憂。」公子道：「既如此說，老兄快去說罷。」正是：

得意滿懷來作伐，倚權恃勢把親求。
未知裕周允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